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一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郡人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鹵

孫陸景元公羨校

陸宗伯文集

疏

陸樹聲

敬獻愚忠以備採擇疏

聖學圖治

臣因衰病成鋼屢次乞休荷蒙

聖慈俯

賜矜允

臣受

恩深重既捐軀不能以効馳驅之力復披肝

入定公亮節即處海內有河岳之

皇明經世編

二陸文身

平露堂

不足望十事雖忠愛正也退不忘君以形感激之詞，今當遠離可謂大臣矣關廷，瞻戀天日。

臣區區犬馬之忱，願効萬一，伏念臣本以頽庸，夙承

知遇，頃緣收召，身際昌期，仰見皇上聰明睿聖，

臨御以來，任賢圖治，講學勤政，真不世出之主矣。

臣愚尤望皇上思此身爲天地民物之主而一

起居食息，務遵常度，念大位爲祖宗付託之重而

一發號施令，務循舊章，以聖賢之言爲必可行，以帝

王之治爲必可法，而朝夕納諫，終始日新，于以培養

君德者，誠不可不豫也。至于經筵進講，儒臣啓沃，臣

愚以爲宸嚴在上。或一時敷對未悉。則記憶豈能盡周。宜令史臣採摭經史。凡聖賢之懿訓。可爲法戒。及本朝列聖創守之宏規。繼述之大烈。著爲典謨者。櫛括其詞。輯略其要。如宋儒孫奭之上徽言。范祖禹之進帝學錄。錄成進御。以便省觀。此亦聖學緝熙之一助也。臣無任倦倦。然臣愚芹曝之誠。尤不止此。臣聞益之告舜曰。儆戒無虞。而首言罔失法度。于此見法度之係于人國甚重也。祖宗之法紀。纖悉具備。今遵行旣久。大綱舉矣。而節目漸淪。或視爲

細故而習以因循。或樂于簡便。而憚于修復。夫法之廢也。始于細微。而成于沿積。小不守則至。大漸不可長矣。宜令諸司查照舊典。有則舉之。不可廢也。此法紀之所當嚴者也。諸司政令。所以明職掌。以一法守也。今事例多端。條格不一。或乍經建白。而旋復改更。或見在施行。而隨即寢革。夫輕于定。令則下難遵。承煩于立例。則弊多出入。徇時情者。得借以援引。肆臆見者。或任其推移。甚非所以示畫一也。宜申勅部院司府。凡見行事例。通行酌議。去煩就簡。申明裁定。

以便遵承此政令之所當一者也。風俗者世道之元氣，風俗美則禮義興而治道因之，數年以來人情巧偽習尚澆浮，鶩聲利者善于趨時，飭廉隅者病其絕俗，以承迎爲將順，以詭遇爲通材，揣情分以立異，同望風旨而爲向背，或外無違異而內則猜離，或貌雖詭順而心懷慎伎，持議者不務實而多務名，取人者或尚能而不尚德，雖當聖作之期，戒諭諄切，一時漸改觀聽而革心之化未臻，夫朝廷有教化而後四方有風俗，本原倡率之地不當加之意乎？此士風之

所當正者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未有民生不遂而
可以稱善治者。今生齒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餘
而杼柚空，膚革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經，
自江淮而北，歷齊魯，畿輔咽喉之地，見驛傳衝疲夫
役，煩苦民多流徙，不勝困窮。兼聞吳越閩廣川蜀山
陝諸處，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賦，民窮財盡。所在皆
然，吏非不知民隱，然欲施賑貸，則倉廩不繼，事寬恤
則逋歛難蠲，德澤不宜，民困何由而甦。宜勅下所
司，酌議裕民長策，務求實惠，毋事虛文。條列上裁。

通行撫巡守令永爲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飾治平此國本之所當慮者也財用經國大計其損益自然之數不在民則宜在官今賦歛之歲入有常政令之蠲除不一財用調度亦甚密矣然太倉之粟未腐內帑之貫未朽而下無藏富之民上有竭澤之慮此不可不求其過也夫江河不能實漏卮欲足國用必先均節故止不急之營建則力役舒裁非時之賞賚則浮濫抑約內外之供億則奢泰斥禁奸墨之魚蝕則培克止斯非足國之本與至于錦衣官校監局匠

作軍伍之鬻占厨役之替補。冒濫冗食積弊相沿。又不可不爲之覈汰也。此財用之所當議者也。建宗封以爲藩屏。祖宗訓制明矣。今支庶日蕃。賦入不給。人多祿少。貧窘失所。踰城冒禁。越關賣奏者。屢經送發。不能禁止。議者以爲宜限爵祿子女之數。然過于裁抑。則恐至傷恩。爲之變通。則諉于無術。將來勢窮弊極。有不可勝言者矣。宜查據該部近年奏行條例。中間或約束太嚴。所當通融。或區處未盡。所宜開載者。通行奏乞裁定。以永遵依。至于欲慎輔導。則長史

教授等官。宜稍加銓擇年深者。一體陞敘。毋委之閑廢。以責其輔導之實。仍於臬司憲臣中擇其職事稍簡者。請勅兼理宗室事宜。凡事由長史司申呈撫按。委行覆查。方與奏請。庶下無抑勒。而越例奏瀆者。或少也。非權宜之一端乎。此宗藩之所當議者也。自貢議成。而外夷納款求市。疆場安而歲省調發。有明效矣。然邊圉無警。則偷惰易生。虜情難厭。則向背莫測。休兵日久。則戰陣不習。市易往來。則禁防或疎。如宋臣富弼所謂目前恃以無恐。將來將不知兵。兵



不習戰。不可不爲之慮也。宜內乘閒暇以講戰守之宜。外察虜情以修撫馭之術。戒主帥之數易。嚴士卒之訓練。偵東西夷分合之故。以携其糾聚。聯各邊鎮。臂指之勢。以厚其聲援。而又申嚴二鎮增修八事。以時稽其實。此邊防之所當議者也。國家財賦。全仰河漕。邇歲河工修而運道通。漕政舉矣。然黃水之潰決。無時。河渠之通塞難料。天時之飢穰不一。每當春夏。運艘大集。嚴於催督。則商旅不行。萬一歲事不登。徵發稍後。或河流淺澁。致稽期會。加以沿河夫役十二

總漕卒罷。悴歲無息肩。而隄防之修培。運船之補造。歲費不給。不無軫當事者之慮。聞之先臣丘濬。起議欲水陸並運。及兼行轉搬之法。夫陸運費鉅。不可行矣。乃河漕可常恃也。不可不權其變也。海運不可恃也。亦不可全廢也。轉搬支兌可兼行也。不可執一也。視時豐歉。因勢變通。在司國計者宜權其便矣。此漕運之所當議者也。又臣備員禮官。竊詳國朝郊廟之制。國初因儒臣草創之議。二丘分祭。復定合祭之禮矣。至世宗皇帝采言官之議。復主分祭。當時與

議諸臣有謂祀地非郊禮不經見或謂禮行於郊而百順受職不當以日月配天者其言不有據乎國初廟祀始建 四親廟已建 太廟準 九廟之制矣

至 世宗皇帝制定大禮尊 二祖以表功德列

羣廟以序昭穆特建 世廟以奉 睿宗已復祔享

於 太廟說者謂因情起義全專享之尊而不失昭穆之序則 世廟爲安二者皆典禮之大非臣下所敢輕議方當稽古右文之世正禮樂明備之時觀會通以定一王之典垂萬世之法其在今日不識可徐

爲之議乎。乃若恩加於耳目之近矣，而或遠有所遺，法詳於條目之微矣，而或大有所忽。政體一矣，而開誠布公，同心一德，和衷之誼，不可無也。銓選公矣，而因材器使，循名責實，綜覈之政，不可無也。言路通矣，而廣聽納，以防壅蔽，審好惡，以公舉刺，養正直，忠厚之氣，不可無也。用內寺以給掃除，可矣，而倒持旁落之漸，可不厲爲之防乎。優外戚以示眷異，可矣，而非覬無厭之求，可不嚴爲之制乎。凡是數者，今大臣之所謨謀，侍從之所獻納，臺諫之所論列，聖心嘗加

意而延納之矣。又何假於臣言。但臣衰殘餘齒，恐渣先朝露，圖報無由，故不揣昧陋，冒昧上陳。固知塵露無裨於高厚，庶幾芻蕘可備於採擇。伏惟聖明留意，臣不勝瞻戀祈仰之至。

答李雍野按院論水利

竊聞之先猷，謂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蓄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潦。蓋旱則資蓄以灌輪澇，則資洩以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澤者水之鍾也。如主於治澇，欲一決而涸之，不幾于因

西非低澤潮汝所不至者其

噎平甚於沿海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東者謂

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駕越。邇緣支河淺澁則西水之來者微緩。海潮之至者湍迅。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留而易凝。退速則無灌輸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虞。如仁臺所謂水鹹泥濁者。或以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無兩妨。論者謂吳江長橋之水。迤邐而東。由浦港支渠分流。放於海而下。猶之自咽喉而達之胃腹。腸胃以下注尾閭者也。如令咽喉鯁噎。胃腹腸胃壅塞。則尾閭

雖通而津液不注。開閘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尤宜浚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壅塞。遇澇則水藉以容納。而不至於漫泛。遇旱則水得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曠。此兩利之道也。乃若田間水道。則請令田戶各加疏浚。此又不待言矣。今吳松之工已畢。聞之當事者。亦將有事於此。僕老耄憊於世故。因承下問。率爾布此。

陸中丞文集

疏

陸樹德

民運固極疏

民運

夫東南財賦之來有軍運有民運軍運以克六軍之

路上大司徵民五分國之費行之二是今時民利

儲民運以供百官之祿人皆知軍運之重而不知民

運之苦尤有深可憫者夫軍運以十軍而運米四百

石或五百石民運以一民而亦運米四百石或五百

石軍運之船皆官所造而軍不知民運之船則民自

顧而官不知軍運以軍法結爲漕法一呼百應人莫

敢犯民運以田里小民供役遠道語言鄙俚衣服村

賤而人人得而侮之軍運經各該分司衙門無抑勒

需求之苦。民運經各該衙門。動以遲違情由。問擬工罪。并諸雜色使用。每一處輒費銀十五六兩。少亦不下十兩。軍運過洪。開一錢不煩。而洪夫開夫。共與挽拽。民運每過一洪。用銀十餘兩。過一閘。用銀五六錢。所過共三洪五十餘閘。而費可知矣。其最苦者。船戶皆江淮奸民。慣造此船。裝載白糧。每顧船價。及撐駕夫價。計不下二百餘兩。糧一入船。其驅使糧長。不啻奴婢。每日供奉船長及撐駕夫。不啻奉其父母。蓋糧在船中。卽糧長身家所係。吞聲忍氣。曲爲順從。勢不

得不然也。其最所畏者軍運。每凌虐民運。有等豪惡之軍。故將已船撞擦民運之船。民船板厚而軍船板薄。微有損傷。即便蜂攢簇擁。盡入民船。百般挾詐。不厭其欲不已也。此其苦之在途者。縷縷若此。其他入京攬頭之需索。入倉交納之艱難。又有不可勝言者。凡此皆以供百官之祿也。盡斯民筋力之脂。竭斯民噓噓之氣。而米始就倉。困苦極矣。嘉靖十年以前。民運尚有保全之家。至嘉靖十年以後。凡克是役。未有不破家者。近來東南流離日衆。逋負日多。邑呈蕭條。

盜賊滋起莫不由斯根本重地一至於此誠不可不

深慮也臣產東南親見此苦常切痛心詢諸父老咸

謂宜將白糧并入運軍順帶此法宜行俱稱厚津貼使民出所有以益軍軍

可耳出餘力以代民似亦無不可者但今年期限已迫尚

未敢輕議上請今所當議者合無將民運并入議

單兼責之漕臣令各該叅政一體督促進開總運叅

政督催至京則軍運不敢肆其凌虐船戶不得恣其

奸貪而洪開亦可無需索之患如有此等許不時呈

告以憑警治伏乞勅下該部會議施行仍要申示

庶乎民困少甦，民心懽趨而益以彰我皇上惠養
元元之初政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陸

陸二公集

民運

士

陸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二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楊彝子常參閱

張都諫奏疏

疏

張翀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杜絕倭貢

頃者日本國差來進貢使人宗設等與後到一起宋素卿等在於浙江寧波府地方互執詐僞相與讐殺

因而橫肆抄掠，戕殺官民，一時巡察備禦等官，坐視恬然，任其逸去。節該鎮守太監梁瑤巡按監察御史歐珠、陳德鳴先後報到，臣等聞之，相顧驚愕，竊惟外夷入貢，我國家著有常法，其來也接之以禮，其叛也示之以威，其所以自爲備，固不以逆順爲之踈虞也。日本國僻在東海，舊號倭奴，自漢魏之際，已通中國，俗尚貪狠，頗知用兵，唐攻百濟，白江口之戰，大受挫衄，以有日本爲之強援也。在勝國時，許其互市，朦朧數十，戈矛充斥，時出其重貨貿易，卽不滿所欲，燔焚

城郭大肆侵軼。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死於海島，還者僅三十人。蠶茲裔夷，恃其窟穴之幽，凶狡之性，徃徃出沒海洋，窺伺中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爲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朝貢爲辭。劫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我太祖高皇帝洞燭其奸，乃洪武七年及十四年兩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等寺居住，仍著之。祖訓曰：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當夫開國之初，四夷賓服，雖

西北大虜皆遠去邊徼稍類闕庭顧茲小醜時犯海道用此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要害去處列置衛所及所設總督把總巡哨等官又專設巡視海道副使一員并都布二司堂上官往來督視所以備禦之術可謂周且遠矣宣德之末復來稱貢朝廷不逆其詐燕賞豐渥柁載而歸蓋墮其計中矣正統中入我大嵩犯我桃渚屠殺蒸糜血流成川或得孕婦相與剝剔計其女男以爲賭酒之具或縛嬰兒于柱沃之沸湯視其啼哭以爲笑樂其爲荒淫穢惡不可勝言

前吏部右侍郎楊守陳論著其害最爲深切。讀者隕涕。乃今二起夷虜相繼到來。旣日譯得宗設等船隻人口數目差異。又稱譯得宋素卿等勘合係應銷繳而未銷繳之數。遞相訛詆。至於數日。則是各官已稔知其隙。情態矛盾。法應預防。况在彼無兩貢之例。在此無兩是之理。真贗未分。強弱已判。譬之羣犬百十相聚。主之者所宜別其牢檻。嚴其羈縶。然後可保其無彼此吞噬之虞。一失措置。未有不信信而爭。傷及人類者也。今海上諸司。均承委注。慣樂因循。謙處未

定而令素卿之盤般慢藏、啟窺瞰之奸、逆狀已形而聽宗設之謝罪、當面甘愚弄之術、先事未能協心以隄防、臨期不能併力以勦殺、遂致賊黨翔翔海濱、爲患叵測、苟或赦而不問、何以謝橫死之生靈、或黜而不戮、何以警積年之偷惰、通合據法查究、創艾後來、及照日本國蕞爾海夷、利觀中夏、先年使者肆爲不道、荷我 聖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讐殺我地、謂宜徵諸夷之甲、與問罪之師、但蒙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載之 祖

訓聖謨洋洋，伐之不祥，勝之不武，伏望皇上救下
禮兵二部，作急計議，備行淮浙閩廣鎮巡等官，凡沿
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
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等官，將見獲夷黨宋素卿等
譯審明白，取問罪犯緣由，宋素卿先年潛從外夷人
數，重賂逆瑾，脫網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
在不赦，通合正之典刑，以昭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
防，但其中間容有出于脅從，非其本意，亦須分別等
第，量遣情輕數人歸諭本國，以示好生，昔漢之英君

誼僻、或弃珠崖、或謝西域、垂之史冊、爲世美談、况倭
奴詭譎、情態具有明驗、若更許其通貢、是利彼尺寸
之微、損我丘山之重、其于 聖祖垂訓之意、不無背
馳、尤望 皇上震赫斯怒、絕約閉關、永斷其朝貢之
途、毋徒敝所恃以事無用、此非臣等區區之私見、實
沿海億萬生靈之心也。臣等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
間有一種無賴、潛從外夷誘引作奸、如朱素卿者實
繁有徒、合行出給榜文、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遇有
前項無賴踪跡可疑、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卽

便擒拏家屬從重究治。庶幾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而五兵不試。萬邦咸寧。凡沿海生靈。得以共享太平之休無窮矣。

罷額外進獻以重詔令疏

罷止進獻

竊聞之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古之帝王所恃以治平天下之術也。苟樂於迎合之說。昧於利害之歸。輕徇其私。朝更夕改。則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天下之弊紛然雜出。此固苟且之政。非臣等

所望於 聖明之世也。頃者守備鳳陽太監張陽題稱乞處停止獻新果品。該禮部覆題奉 聖旨還都照舊例行。務要禁約下人不許生事擾人。自取罪累。臣等謂此舉動該部言之明白痛切。所宜遵承。詔令以貽久遠之謀。根究奸諛。以杜貪戾之漸。乃奉綸音都照舊例。一槩容許。重疑人心。不知所謂例云者。其張陽所稱洪武年間之宣諭。與邇年太監廖貴等之故事乎。抑大明會典 皇考集大成之書。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也。夫鳳陽王業兆基之地。號爲中都。其

進獻諸果，應著令甲，使相繼承以奉宗廟，夫何畧

焉而不之載也。蓋月朔薦新，取其時鮮，以隆孝思，初不貴於遠方難致之物，以勞吾民。况鳳陽所產，卽如張陽所開諸果，皆兩京所素有。皇祖之意，殆以驗

看守之勤惰，樂種藝之有成，或偶因使用之，豈虞後世遂以爲例，相延於無窮耶。會典不之載，則其不以爲例也審矣。陛下改元一詔，天下信之，與會典同

爲不刊之書，內一欵有曰：各處鎮守協守守備等官，不許假以進貢爲名，僉取皂隸科歛銀兩，擾害軍民。

額外進貢一切停止，夫何詔墨未乾，而破於奸謀，施行未幾，而格於橫議，不惜反汗，復啟厲階，夫匹夫食言，人且非譏，而况天子之指揮，關係重大，一有不審，則人將睥睨。朝廷以爲可以窺測侮易，政令以爲可以搖動，敝證連出，將不可制，只如茶芽一節，查得南直隸并浙江福建等處，凡地土所宜，皆入例貢，備載會典，未之有改，鳳陽原非產茶地方，陛下不察，誤中其欺，曰茶芽只着自行收買進貢，臣等猶切疑之，以爲陽之收買，或不出一時資也，旣而侵尋復

有此奏 陛下再中其欺不惟不之罪也而又重許
之鳳陽根本重地百姓連年飢荒守備爲地方設也
爲張陽者正宜深加撫戢用奠邦基乃敢陰懷側媚
之私外托年例之說曰黃船則雜以人夫曰茶芽則
混入果品巧飭詞說意在必行公違詔書全然不顧
雖明旨禁約不許下人生事然以積年鷹犬之徒
一旦事權在手未免徼夫索錢騷擾地方津貼打靴
重煩驛遞故曰 聖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言重
本也煩民以爲敬 列聖在天之靈其肯享之乎又

况倖途一開，四方效尤，爭進奇巧，何所底極。如唐之
日進月進，宋之花石綱，史冊照然，卒之罷敞天下，皇
風因以不競，其流之弊，雖未必遽至於此。明主謹
無逸之戒，聖人重有漸之防，可不先事爲之慮哉。大
都官官出守，若非蚤夜搜羅，指稱各目，爲希寵自私
之圖，則塊然地方，束手坐食，故進獻爲此輩第一事。
百計巧鑽，必得其門而後已。伏願陛下思詔令之
當重，察利源之不可開，俯從該部所請，如遇前項果
品成熟，選精潔奉獻。皇陵，其南北進獻果品并茶

芽皆係額外，仍舊一切停止。切責張陽務宜安靜，毋起事端，以作備於天下。尤望申明詔旨，通行各鎮地方。今後但有違詔獻者，論之如律。罪在不赦，則于天下可以無事，而生民得所安矣。

丞誅蠱惑遺姦以隆 聖治疏

引誘內臣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陛

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

英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有端緒。頃者大內之間。禱祠繁興。上而乾清。坤寧等官。下而東次。經厰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爲吉祥好事。修建不時。傳聞官中。以此成俗。而又特于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渥。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官闈。備設之徒。例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諫者。皆以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負。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爲嘗試之計。而陛下耳熟諛說之言。心遊老釋之教。

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爲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陛下負奉道之謫，蒙好佛之名。太監崔文等之罪，固有不容于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廷和等題爲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極言虛誕，誣妄利害，望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盡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夤緣阿附之黨，盡爲斥逐，更欲陛下日以敬天法，祖脩德保身爲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爲慮甚遠，其爲陛下甚忠，伏讀批荅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

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亡也。往年小人焦寧、吳亮輩、寔挾此術、以誤先朝、殷鑒不遠、殊爲可惡。復踵其故智、上累聖德、使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于其說、昵于其人、彼必以爲崇高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播、愈肆奸欺、凡以中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干撓政事、牽復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小虧

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略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此倡說者皆謂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誰不已，用堅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深懼尤物之滅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屢用昌，正不必過崇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真德秀進言于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

王心之詩。旣曰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而繼之以
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
嬪。褻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扇惑
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
之于前。而翼之于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
淡而和平。其體優游而沖澹。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
于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克積閨帷。而其間
一二人者。號爲黠慧柔曼。爲惑尤甚。是怠于日講。疏
于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違和小

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于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于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日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陛下思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芴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引誘人員。夤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闈。以塞情竇之非。

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苞桑之戒、而咨諏之益、
詳、或鷄鳴淑女、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
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于人心、剛德不揜于彙昵、
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于祖
宗、而名壽加于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無
足置之牙頰者矣、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事

請罷鎮
臣內臣

臣聞稽于古道、二帝所以聖、像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伏惟我 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

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太祖太宗之盛海內

臣工皆有以仰窺陛下遁道祖宗之盛心矣節

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
鈐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
以靖地方節奉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舊
制行或謂鎮守繫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違
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聖意非謂鎮守內臣
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交

謹合譟皆曰此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襲非。不以為異。不知所膠固者。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太祖太宗之貽謀也夫。太祖之時。內官

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為簡梃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為隄備邊徼。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為萬世計者。蓋已不

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英宗皇帝漠北之征。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犖之期矣。及我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成祖文皇帝轉

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爲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
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太祖太宗
當先爲之矣。而又何假於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
讀天順元年我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
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頌。天下後世
所共聞知。則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
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固舍我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

持久不復敢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景皇帝原肯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于京師。臨時竟爲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

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爲

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絏銜勒。無復狂逸奔踈之慮。然縛窮竒之腹。而欲其不食。箝竊脂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爲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于孝武。而復于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于神宗。而復于元祐。然後成旋軋轉坤之功。今日承先朝大壞極弊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

重以災異迭出，邊檄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也。伏望仰思太祖太宗成憲之良，俯察景皇帝立法之弊，及簡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敕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太祖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革守鎮內臣自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成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爲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爲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吳嘉胤繩如

何 剛愨人泰閔

楊敬山集

疏

楊繼盛

請罷馬市疏

馬市

臣至都下見俺答求開馬市之書竊意上觸聖怒征討之志已決問罪之師斷不可已及廷臣會議題奉

欽依准暫開行，臣不覺仰天大呼，喟然長嘆曰：國事
乃至此哉！國事乃至此哉！夫以漢之武帝、唐之太宗，
不過二霸主耳，猶能威震夷狄，氣壓突厥。以皇上
之英武，國家之全盛，英雄豪傑，勇夫壯士之伏于艸
茅下位者，又不可勝數。其蠢茲胡虜，反不能生擒酋
長，剿絕苗裔，而乃爲此不得已下策之事哉！臣請以
開馬市之十不可者爲 皇上陳之。夫開馬市者，和
議之別名也。虜素賓服，尙不可言及此。去年入寇，殺
擄如此之慘，則神人所共憤，不共戴天之深讐矣。今

不惟不能聲罪復讐。而反與之爲此和議之事。何以
上解。列祖之怒。下紆百姓之恨乎。此忘天下之大
讐。一不可也。信者。人君之大寶。匹夫匹婦。尚不
可少失信義。况于皇上北伐之命。屢下。臣民所共
知。四裔所共喻者也。方今各處兵馬集矣。糧艸器械
備矣。天下日夜引領仰望王師之興。乃翻然而有開
馬市之議。則平日之所以選將練兵者爲何。備糧艸
器械者爲何。不有以孤百姓仰望之心乎。此失天下
之信義。二不可也。人君居中制外。統馭四夷。以其

有國威之重。以屈服之也。今以堂堂天朝之尊。而下與犬羊爲此交易之事。是天壤混淆。冠履同器。將不取笑於天下後世乎。此損國家之重威。三不可也。天下豪傑。聞胡虜殺戮人民之慘。姦擄婦女之辱。其憤恨不平之氣。皆欲與逆賊決一死戰。雖深山窮谷之隱逸。亦願出以復天下之讐。今馬市一開。則舉相謂曰。朝廷忘赤子之讐。厭兵甲之用矣。將焉用我哉。將見在林下者不肯出。在冊籍者將謀去矣。異日欲復召號。誰肯興起。此隳豪傑效用之志。四不可也。自

去歲大變之後。天下頗講武事。雖童子儒生。亦知習兵。此機既動。兵將日強。今市馬一開。則舉相謂曰。中國夷狄已和。天下已無事矣。將焉用武哉。有邊鎮之責者。日弛其封守之防。無兵戎之寄者。益惰其偷安之氣矣。廢弛既久。一旦有急。何以整頓。此懈天下修武之心。五不可也。宜大人民懷携二之心久矣。一向雖有交虜之事。猶畏王法之嚴。而不敢自肆也。今馬市一開。則彼之交通者。乃王法所不禁。將來勾引之禍。可勝言乎。此開邊方通虜之門。六不可也。天下人

十。策。不。能。知。此。詳。出。

視。終。和。戎。

民憚于水旱征役之苦。人人有思亂之心。特畏國家之兵威。而不敢變動也。今馬市一開。則彼皆以爲天下兵威已弱。蠢茲醜虜。尙不能服。群起爲盜。又焉能制。則將來腹心之變。可勝言乎。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不可也。去年胡虜深入。雖未見一兵交戰。然猶以爲我軍倉卒未備。其疑畏之心尙在也。今皇上聲罪致討。調兵半年。及至于今。止爲馬市之開。則彼得以窺我之虛實矣。目中又奚有乎我哉。此長胡輕中國之心。八不可也。犬羊之性。變詐無常。謀深計巧。反

出我之上。我將欲以此羈縻乎彼。殊不知彼以此愚
弄乎我。或遣重臣載金帛至邊。等候開市。彼違約不
來。交易未可知也。或因交易而卽行猖獗。撞關而入。
未可知也。或今日交易。而明日入寇。未可知也。或遣
衆入寇。而駕言別部落入寇。未可知也。或以疲馬而
過索重價。或因市馬而過計重賞。或市馬之後。而別
有分外不堪之求。又未可知也。是我不能以羈縻乎
彼。彼得以愚弄乎我矣。此墮胡虜狡詐之計。九不可
也。胡虜之產馬有窮。中國之生財有限。大同之馬市

一開宣府延綏等處定不可罷。以馬與銀數計之。每年市馬約數十萬匹。四五年間須得馬數百萬匹。每年約用銀數百萬兩。四五年間須費銀數十萬兩。一旦胡虜之馬已盡。中國之財告乏。將安處乎。永久之計。將安在乎。此中國之財。胡虜之馬。兩難相繼。十不可也。彼倡爲開馬市之議。以欺誑。皇上者。其謬說不過有五。有曰。外開馬市。暫以爲羈縻之術。內修武備。實以爲戰守之計耳。殊不知馬市之開。乃所以自羈縻乎我。非所以羈縻乎彼也。虜性無厭。請開馬市。

之後或別有所請許之再有所請又許之請之不巳
漸至于甚不堪者一不如意彼卽違約則彼之入寇
爲有名我之不應其所求爲失信矣孰謂犬羊無饜
之欲可以馬市之小利羈縻之乎如曰欲脩武備以
圖戰守雖不用此羈縻之術亦可矣此其說之謬一
也。有曰方今急缺馬用。正欲買馬。一開馬市。則我馬
漸多。彼馬漸少。豈不兩便。然市馬非以之耕田駕車
也。不過爲征虜計耳。如交易果可以無事。則市馬又
將安用乎。不益重其紛紛之擾乎。况虜以馬爲生。彼

安肯以自乘之良馬而市于我乎。不過瘦弱不堪之物。不服水草。將不日俱斃而已。此其說之謬二也。有曰。初許市約。暫繫乎犬羊之心。將來許貢。則可爲永久之計。夫謂之進貢者。豈古之所謂咸賓來王者哉。不過我予彼以重利。苟免目前之不來。彼貪我之重利。暫許目前之不入耳。况市馬我猶得以少償其費。許貢則彼白手來取重利矣。是市馬則獲小利而無名。開貢則雖有名而費大。市馬固不可。許貢亦豈可哉。此其說之謬三也。有曰。虜雖犬羊。最不失信。觀其

聲言某時捨某處。再不愆期。可驗彼既許其市。後不來。則斷保其再不入寇。殊不知虜之種類日繁。加之。以擄掠人口日增。其日用之服食器用。俱仰給於中國。市馬之利。焉足以盡供其所費。彼非盡皆義士。孰肯守小信而甘于凍餒。以至于死乎。縱使少有羈縻。不過暫保一二年無事耳。不知二三年之後。將何如處哉。此其說之謬四也。又有曰。佳兵不祥。不可輕用。與其勞而動衆。征討於千里之外。而勝負難必。孰若暫開馬市。休兵息民。而急修內治之爲上乎。噫。爲此。

說者是損國家之兵威。養虜寇于日盛。壞天下之大
事。必自此言始矣。若曰佳兵不祥。則舜之征苗。文之
遏莒。湯之伐葛伯。高宗之伐鬼方。豈盡皆不祥者哉。
蓋春生秋殺之迭行。上天生物之道也。恩賞兵威之
竝用。王者御世之權也。譬如人身四肢俱若癰疽毒
且內攻。乃猶專食膏粱。而憚用藥石。將不至于傷其
元氣乎。此其說之謬五也。夫此十不可五謬之說。明
白易知。則馬市之開。不利於我中國明矣。而於虜賊
則甚利焉。蓋數十年來。虜賊以中國之百姓爲佃戶。

秋後則入而收其租。雖已得計。猶有往來奔走之苦。日夜殺人之勞也。去年入寇。莫敢與敵。虛實既已覘矣。故今請開馬市。則可以坐收中國之重利。况馬擄

自中國者。春時艸枯。則市之。秋後馬肥。則入而再擄。

○備○悉○房○情○

之。及至來春。又再市之。以輪迴之馬。獲青蚨之利。是

昔日彼猶爲出門討租之人。今日我則爲上門納租

之戶。臣言及此。其憤恨可勝言哉。夫此事利于虜賊

而不利于中國。滿朝臣工。皆知其不可。然有人敢議

而行之。無一人敢非而止者。何哉。彼議而行之者。其

意以爲征討之事已難收拾。虜再入寇。皇上剛明。必追究夫謀國者之不忠。專征者之不勇。誤事之禍。何以能免。况前日交通已有成效。莫若委曲致開馬市。猶可二三年苟延。日後時事未知如何。且暫免目前之禍。暫固目前之寵。虜縱背約再爲脫避之計。未晚也。然不思皇上所以寵任之專。禮遇之厚。爵位之重。錫予之隆者。蓋欲其主張國是。征討逆賊也。豈徒欲開馬市而已哉。其所以不敢非而止之者。其意以爲事權既不在我。時勢既已鵬突。有欲謝重擔于

人而無由者。吾何以冒禍擔當。使有所言而馬市罷開。弛其防守。而虜再深入。則必歸咎于止開馬市之人。加之以誤國事之罪矣。孰若隱默不言。大家因循之爲上乎。然胡虜之寇與不寇。不係于馬市之開與不。開。前。此。未。嘗。有。議。開。馬。市。而。止。之。者。去。年。胡。虜。何。以。深。入。此。時。罷。開。馬。市。虜。或。入。寇。亦。與。去。年。同。耳。止。開。馬。市。之。人。夫。豈。誤。天。下。者。哉。

早誅奸險巧倭賊臣疏

相嵩彈章

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不及時本

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接折。脛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 皇上聖恩。薄罰降調。不二年間。復陞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爲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 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 皇上欽賜之職也。臣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况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爲職。然賊不專于胡虜。凡有害於社稷人。

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胡虜者犬羊之盜，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言嵩貪污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爲撻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

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攻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可也，豈意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衆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叛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于皇天，上天恐奸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于嵩，而專政亦未有過于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曰叛者，非誅反之謂也，心不在君而背之者

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于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于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息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十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

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

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

有其權而避其名甚無謂也

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

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符及今面稟而後敢

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

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

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

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此語有丞相

之權此語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

謝嵩矣。蓋惟知事權出于嵩，惟知畏懼奉承于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

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

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

北猶從露於耳

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

又揚言於衆曰：此人不親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

上宥一人，嵩卽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

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

報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已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于嵩。大小臣工。又盡附于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高于 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皇上初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于己也。及今則將 聖諭及 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爲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此段似非平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皇上令

心語

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却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群會票擬。結成奸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叅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兒已票罰俸。內分二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

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
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
學○士○李○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
腹○感○嵩○之○恩○畏○嵩○之○威○惶○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間○
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
入○遞○與○李○本○李○本○抄○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
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
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竝○已○之○權○百○官○孰○敢○不○服○天○
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

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
竝專權柄故耳。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
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以明功罪，
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
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
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
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奸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
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
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

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晏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叅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

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則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胡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胡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于嵩。嘗自嘆以爲養虎遺患。後又

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 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奸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胡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

機會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于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挈問汝夔。求救于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

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 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
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
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
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
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
洞察其奸。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 皇上供事內庭
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
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
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

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致善類爲之一空。比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入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

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諭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效。

皇上爲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爲事。將官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邊方爲甚。有司旣納賄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而北方之民爲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軍

民之心。旣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姑爲少變。皇上卽位以來。躬行古道。故風俗還古。及嵩爲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污以率其下。通賄慝勲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

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于此時者。究其本源。嵩
先好利。此天下所以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
皆尚乎譖。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天下
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
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者何哉。蓋因
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奸。
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奸。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于。
術。中。而。不。覺。也。臣。再。以。嵩。之。五。奸。言。之。知。皇。上。之。
意向者。莫過于左右侍從之臣。嵩欲托之以伺察

聖意故先用賈賄結交情熟于 皇上官中一言一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戲之聲。遊觀燕樂之爲。無不報嵩知之。每報必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巧。以悅 皇上之心。

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爲盡合 聖意。蓋先有人以通之也。是 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此其奸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使。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

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據捨其過。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奸二也。嵩既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厥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厥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奸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

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
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奸三也。厥衛既爲之親。所畏
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
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
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輒圓融
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必
置之部屬南京。使其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真
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贖。
天。往拜服世某呼天。
不交世蕃謂公飲美酒公別嫌于馬上呼名自罵進
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

夫志上侯公拜世蕃時近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既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

事之親之女陳曰公爲子言之

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 皇上之恩

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

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

諸臣寧忍於負 皇上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 皇

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奸四也科道雖籠絡

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惧也嵩又令

子世蕃將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

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

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奸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奸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奸。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

巧足以肆其諛。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辭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恠。以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于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况爾來疑皇上之見

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

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

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

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

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

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禍。難成僥倖。萬一之功哉。願

皇上既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

以報。皇上。况臣狂直之性。生于天而不可變。忠義

之心。發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

與嵩、鸞已歿，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

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

嵩之奸，群臣于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

復罪以此

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論以勿畏嵩威。

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既去，朝廷可清矣。將

見胡虜前既聞逆鸞之死，今又聞嚴嵩之誅，必畏

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

風而喪其膽。况賊臣既去。豪傑必出。功賞既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間設伏。決一死戰。雖係俺答之頸。梟吉囊之頭。臣敢許其特易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既去。外賊既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不避萬死。

書

與繼津兄書

此事部中允行，而人皆避事，蓋難其人而兄獨勇往任之，則爲衆悅服。今本部旣束高閣，而兄欲強行，則堂官惡之，同僚忌之，此不便一也。兄爲拯援小第之故，警家欲害而無繇，乃今日尋事幹，且自居受害之淵藪，此不便二也。弟訪問宣大將官，俱云地方狼狽已極，兵馬必難整飭，所謂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兄欲任之，萬無成功之理。昨何道長慨然有開海運之請，一無成功，人皆笑之，此不便三也。到彼處行事，凡有

謀爲，又先題請。兄自恃當道者，果欣而允之乎。抑或故阻其所爲乎。此不便四也。許公之請，必欲其駐劄陽和城。兄無兵馬之寄，一遇有警，軍將各守信地，遺一空城，虜或逼圍，將何以爲保身家之策。此不便五也。整飭兵馬，責任甚重，萬一失事，其責當與將領督撫等。兄自忖其當道者，肯恕兄乎。抑必加重于兄乎。此不便六也。細觀許多之疏，蓋恐一時失事，兵部叅劾，故扯兵部官在內，將欲謝擔于兵部衙門。且又云責令容彼提調，則若彼之屬官者，孰機在彼持握。豈

得自專行事。無事之日。受彼提制。有事之日。替彼頂
缸。成功難必。禍害預知。此不便七也。夫識時勢者在
俊傑。此等時勢。兄識之久矣。而必欲爲此者。蓋一念
爲國之誠。故利害有所不暇顧耳。然欲幹天下之事
當思其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如
何名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不。思之思之。又
重思之。第非阻兄忠貞之爲。若損友者。蓋真見事必
不可成耳。况此時兄十分小心迴避。猶恐禍及。何乃
自投禍機乎。

上徐少湖翁師

救荒

城中餓餓死亡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于死。而所死者。皆外郡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每凍餓以至于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民而填之也。救請。此。操。然。念。本。文。請。封。其。宗。之。語。荒自有均平普徧之政。何必煦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于。死。乎。莫若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

後出給告示。諭以本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止有此歲之饑。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賑。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

至于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自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乃今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

踊日甚。一日。令定爲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者。蓋各鋪戶之米。俱貴價糶買。非若外郡富家。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糶賣。且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于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旣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賊盜甚多。或搶探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航行。一遇壅塞。則遣官

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
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
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
不減乎。盜生于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于盜起
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寬治
盜之法。其意惧生變也。以故各官于盜賊之獲。俱姑
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日至。放肆富者
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于年凶。亦上之人有以
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

况漸不可長。民不可逞。恐隄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盜賊。仍法○在○防○之○于○未○治○之○于○既○無○防○時○勃○亂○治之如法。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序

苑洛先生志樂序

志樂

世之談經學者。必稱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然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于樂則廢棄不

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恒必由之。良可悲夫。然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天旣生哲人以作之。則于其旣晦也。天忍任其湮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先生于是惕然省悟。退而博極羣書。几涉于樂者。無不叅考其好之之專。旣而得其說矣。于是有直解之作。或脫悟于載籍之舊。或神會于心。得之精。或見是于群非之中。若天有以啟其衷者。終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蓋律生聲。鍾生律。馬遷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

未之及也。圜九分，積入百一十分。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鐘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鬼，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鐘一均之備，布之于朝廷宮闈，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于是矣。志云乎哉。其于

先儒世儒之圖論備錄不遺者。是固先生與善之心。然亦欲學者考見得失焉耳。方其始刻之日。九鶴飛舞先生之庭者久之。識者以爲是書感通所致。觀仰。殊出聽之說。則鶴之來舞也。固宜。而其得樂之正也。此非其明驗矣乎。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叙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是書而始明。則功當不在數子下。豈曰小補云乎。嗚呼。太和在成化宇宙間。故先生所由生。太和在弘治宇宙間。故是書所由始。太和在嘉靖宇宙間。故

是書所由成。則其作誠不偶然也。後之有志于樂者。苟能講求而舉行之。則太和將在萬世之宇宙。而先生之功。至是爲益大矣。然不苦心以求之。何以知是書之正。不得其說而精之。又何以知盛之言。不爲阿私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